



爱在阅湖湾

■李文忠



第一千位粉丝

■仇士鹏

2019年6月,为在网保存自己的文章,同时为保留原创证明,应对抄袭,我注册了个公众号。刚开始,关注的人很少,只有相熟的亲友,浏览量也只有个位数。我陆陆续续地写,文章数很快就超过了粉丝量。过了很久,才慢慢地被后者追平,直到远远超越。如今,粉丝量终于突破了四位。

这主要得益于两篇文章:一篇写年俗的,阅读量6006,分享121次;一篇写军歌的,阅读量2300,分享82次,吸引了不少粉丝。固然,它们远比不上“10万+”的推文,但它们本就不是为吸引流量而诞生的,天生就没有抓住流量的钩子。它们是鸟宿池边树的遗世独立,是一字一句推敲出的自言自语。有人看也罢,无人赏也无妨,桃花总会逐流水,黄鹂总会鸣翠柳。因此,上千的流量,对我而言,足够称得上是微型爆款文了。

这会让我与有荣焉。一方面,它告诉我很多人在阅读我的文章,很多和我互不认识的人在主动分享,那么这篇文章不敢说质量上乘,至少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它说明了我确实实实在在一群人的心头用笔打开了个小切口,我不是在自说自话,这些文字是落地的,落在人群中的。当我从一条只容得下踽踽独行的深巷里走出,我的身后已是跟着一片灿烂的星群,它们亮闪闪地望着我,不用发一言,就能扫去我写作时冥思苦想的疲惫。

自发的,永远是最珍贵的,而陌生读者的认可,也永远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也愈发相信,这个世上,从来不缺读者。

其实,我向来很少转发自己的公众号推文到群聊或朋友圈,请人关注。一来,在写作上,自己只是初窥门径,阅历与思考的深度都尚浅,和心目中的一等文章相差太多,拿不出手;二来,写者无意,读者有心,怕顺手而成的一句话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争吵,尤其是思想观念的碰撞,容易导致情绪的激昂,伤了和美。况且,明知别人关注

了也不会去读,又不好意思取消关注,为何要给别人平添一份打扰?

但循着酒香主动走进巷子里的读者不一样。无论是从平台推荐还是从别人主动转发的推文里点进来,他们最先认可的,不是我,而是看到的那篇文章。他们在文章里读到的,应该是文章和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像和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脑海里联想的是我的生活,揣测我是否在一语双关或是托物言志。所以在单位,我是绝口不谈我有个号的,奈何有同事在微信里搜我的名字,一扒就扒出来了。

第一千位粉丝是另一位同事,关系也很好,正是听说此事后,成为部门里第三位关注我的人。为此,在部门聚餐时,我额外敬了他一杯酒,表达对这“第一个”的仪式感的感谢,酒的度数并不高,但那一杯里装着深过千尺的踏歌声,所以格外上脸。

近半年来,我写作的频次不断下降。有时间了,没想法;有想法了,没动力;有动力了,没时间。繁忙的工作不断消磨着提笔的激情,迷茫的人生规划让我反复权衡写作在生活中的意义,石沉大海的投稿困境也让我不太想付出注定白费的努力。灵感依旧会时不时地冒出,我却很少伸出手接住。

但后台常会提醒我,又多了一位粉丝,平台推荐又带来了多少阅读量,又有人写了多少留言感想。在我游离不定的时候,还有零星的一些人在认真地读我写下的文字,甚至一路读到两三年前的推文。这让我相信,或者说,我愿意相信,有一些人在期待着我的文章。不管是满满的一千个,还是一百个,甚至是几个,都让我觉得不可辜负。

这也让我如今写作要耗费更多的精力,不再像以前那般粗制滥造、浅尝辄止——连自己都不甚满意的文章,又怎能让它问世,让“他们”满意?

继续写下去吧,餐清风,饮清露,终有一天,从纸上倾泻出的流响,也能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似水流年

(诗二首)

■张家齐

年

大家都说,过年是美丽的
但是,烟花的美丽却是
为了吓跑年兽而绽放的
并没有多少人
会想起年是个怪兽
它已经太老了
人们都把它给忘了

大家都说,过年是团圆的
但是,有些人依然
坚守自己的岗位
北方人吃饺子
南方人吃团子
不管在哪里
只要吃到美食
那也代表了团圆

大家都说,过年代表又长了一岁
但是,成长不仅仅是
身体的变化
有人拒绝衰老
有人渴望成长
然而,时间是自己长了脚
不断地往前走
一起过年吧!
过年,小孩子总是开心的!

魔术师

树从小到大,叶子从落到长
可能是魔术师变的吧
天从亮到黑,从太阳到月亮
想必是魔术师变的吧
海从波涛汹涌到风平浪静
一定是魔术师变的吧
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而人只会慢慢长大
肯定是魔术师变的!

杏花春雨里的未名湖

■张鑫

北京的春天少雨,近几日却连着下起雨来。在这草木蔓发的春季,连日的春雨显得异常宝贵,它润泽了干燥的泥土,给脚劲生长的花草树木们提供了充足的甘露。

下雨前,北京的气候非常干燥,空气中难觅水精灵的身影,行走在大地上,与人们最亲密的恐怕是顽皮的沙尘,它们会径直与你撞个满怀。但是当春雨降临这个世界时,一切都变得大不相同了。空气中到处是弥漫的水汽,大地上的花木也情不自禁地在雨水的抚摸中舞动起身子,树木间的鸟儿鸣声婉转,肆意歌唱。

春雨中的未名湖别有一番风韵。晴天的未名湖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波光粼粼、辽阔浩荡,似乎与颐和园的湖面并无多大区别,是典型的北方园林景观。而当春雨降临未名湖时,这片山水园林便有了江南美景般的秀美和灵动。站在未名湖西北角刻有“未名湖”石碑旁的小桥上,一派江南园林的景致映入眼帘:近处的石板驳岸上,淅淅沥沥的春雨亲吻着石板的肌肤,青石湿漉漉的,泛着银白色的光泽。岸边的杏花正在盛放,若是在晴天,这清新粉白的杏花大抵是不甚显眼的。而在这阴云密布的雨天,杏花也变得明艳鲜亮起来。水雾升腾、阴云黯淡的背景下,朵朵杏花仿佛变成了夜空里的星星,又像是一只只俏皮的眼睛,装点着这美丽的“一塔湖图”,让身后的风景变得更加灵动。柳枝上已经长出了月牙形的嫩绿的柳芽儿,在水雾中远远看去迷离模糊,仿佛是画家用毛笔侧锋给柳枝染上了用花青和藤黄调染好的草绿。只是这绿色是偏暖色调的嫩黄,想必画家在调色时,也是多放了些藤黄吧!柳枝的嫩绿在空中肆意铺展,让人怀疑大自然这位画师用的是溯水性极强的生宣,要不然那可人的绿色怎么能挣脱柳枝的怀抱,在黯淡的天空中肆意挥洒呢?

浙浙沥沥的春雨洒落在湖面上,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也漾出了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偶有杏花、山桃的花瓣飘落,它们在空中翩跹起舞后,终于抵达了湖水的怀抱,粉白花瓣和湖面上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竟很难分清,给原本寡淡的湖面增添了无尽的美丽和浪漫。黑天鹅、鸳鸯、绿头鸭们似乎也被这湖面上的花瓣吸引,它们从远处游来,轻啄着湖面上的花瓣。一片花瓣飘落到黑天鹅的头上,粉白花瓣在黝黑的羽毛上异常显眼,优雅高贵的黑天鹅也拥有了“簪花”的风雅。水中的鱼儿也不甘寂寞,肥大的锦鲤在石桥下游动,与岸边金黄的迎春花互相映衬,形成一幅唯美梦幻的春花游鱼图。鱼儿身上的橙黄、金黄、朱红、橘红、大红、粉白、纯白等色块在水中来回移动,给春雨中色调暗淡的湖水增添了诸多色彩。

若是在晴日,湖对岸的博雅塔和对岸的花神庙是清晰可见的,而此刻因为春雨的降临,不远处的博雅塔也仿佛罩上了一层轻纱,像是含羞的女子,又像是刚出浴的美人。春雨弥漫,水雾氤氲,博雅塔的倒影在水中荡漾,和周围的树影重叠在一起,仿佛淡墨在水中晕染。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春雨中,鸟儿们也欢快地起来,它们发出音色和曲调各不相同的高鸣,共同带来一场声势浩荡的合唱,动听的鸟鸣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生机和活力正扑面而来。

环未名湖绕行,缤纷的花朵不时映入眼帘。除了粉白可爱的杏花,还有绚烂的山桃花、洁白凄迷的梨花、缤纷浪漫的樱花、金黄浩荡的连翘、芳香四溢的郁香忍冬。湿漉漉的草地上,盛开着娇小可人的紫花地丁、浅紫色的二月兰、淡黄色的蒲公英,它们共同装点了美丽的未名湖春景图。湖边繁花似锦,湖面碧波荡漾,让人想起《二十四诗品》中的“空潭泻春,古镜照神”。雨中的花朵是鲜艳水灵的,恰如燕园中随处可见的妙龄少女,拥有着美好珍贵的青春年华。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这是唐代诗人对美丽春光的深情礼赞。面对眼前的美景,听着耳畔的鸟鸣,我想,这美丽的未名湖雨中春景又何尝不是一壶甘醇香甜的美酒呢?欣赏杏花春雨中的未名湖,就如同品味一壶陈年美酒,佳酿入口,清新甘甜、缠绵悠长,令人沉醉。

(作者系北京大学美学专业2023级博士研究生)